

来来

□南京 尹君

来来是一条狗。妻子并不喜欢狗,她说怕毛茸茸的东西,狗啊猫的不要养。有个朋友家宠物狗太多了,送一条西施让我分些负担。妻子说,要养你养,我不会弄它的。那条西施上午接进家门,仿佛知道她不喜欢,一直围着我转,如果我有事出去,它就可怜兮兮地蹲在一边,远远望着妻子一动不动,考虑到我经常早出晚归无暇顾及,熬到傍晚还是把它送还主人,从此断了养狗的念头。

有天下班回家,发现二楼家门口蹲了一条小狗。像吉娃娃,但比吉娃娃稍大一些,随手拿了一点骨头,引它下楼。第二天下班回来,这条狗又蹲在家门口。又拿了一点鸡架什么的引到楼下喂它。第三天回家,在路口看到对面二楼小朋友在和它玩,便对他说:你家狗这两天跑到我家去了,他说:我以为是你家的,是我抱到你家门口的。此后,这条狗还是经常出现在我家门口,有什么骨头就拿下楼喂它。经常喂它便想给它取个名,妻子说既然狗来富,就叫来富,来旺,来财,我说,它今天来,不知哪天会走,就叫来来好了。

如此断断续续喂了几个月,我家从二楼搬到了一楼。不知它怎么知道的,也跟着到我新家门口,每当回家,来来必从家门口迎出来,

跟你亲热。据新邻居讲,我们不在家的时候,来来也不知走到哪儿去。但我们回家时,它必然在家门口。晚上我散步的时候。它紧跟着我,拉屎撒尿必然钻进小树丛。因为我家地处餐饮商业一条街必经之路,一些爱狗的人和带幼儿的妈妈也经常喂它,但是来来与他们玩一会儿可以,跟着走最多十多米就回来了。一天,院保安看见我带着它,问我:这条狗你养了?我说,不是,不知道是谁家的,天天呆在我家门口,就喂了它,它就跟着我。保安说,这条是流浪狗,在院子里最少三年多了。哦,这样啊,那我来养它吧。细观来来,是中华田园犬和吉娃娃的杂交,遗传了吉娃娃的身型,保持着田园犬的忠诚。来来每天守护着我的家园,要是有陌生人来,它就会发出警报,当你出来呵斥一声,它马上乖乖的,一声不吭。

正儿八经养了,我们回老家也要带着它。打开车门,教它一次就熟练地跳上车,静静地趴在座位下。回到老家,来来也像一个经过教育的乖孩子,不吵不闹,紧跟在身边走亲戚。那天在姐姐家临时要去接人,当妻子开车走时,它就紧追着汽车跑出几里地,姐姐赶紧喊我追出去唤回来,它就趴在我脚边。后回到南京,我上班它也追车,倒车镜看到,停下说了一次,它就知

道不追了,可见来来的聪明。

时间飞快,八九年后,我想把一楼装修一下,临时住到别处,白天把来来放在阳台上。晚上下班一开门,它就冲了出去。我追到楼下,遍寻不见。一个小时以后,它跑到四楼有狗的人家,也没吃人家投给它的狗粮,引着人家送了回来。这时我发现,阳台干干净净无尿无屎。从此,来来每天都自己冲下楼去灌木丛中解大小便,然后自己回来。有时是它自己爬楼,有时是邻居帮按的电梯,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。但是有一天到了九点来来还没回来,我们找遍小区,没见来来的影子。门口保安说,看见一条狗跟着一辆白车出去了。我追出小区,找了几条街,没找到。第二天,妻子停工找了两天。我也一早一晚骑车沿街搜寻。寻找两天没有找到来来,两人后悔:应该把来来放在大院,反正几乎每天都去,而且有邻居喂食喂水,就不会走丢……第四天,我下班回来,匆匆吃了一口饭,正要出去寻找来来。一开门,来来居然站在门口,真的难以置信,三天后来来胜兮兮地回来了。来来是小区唯一自己遛自己,也从不惹人厌的聪明狗。

如果狗狗能永远这样长不大不会老那该多好。多年以后,我忍不住以此文纪之。

又见炊烟

□山西临汾 岳扬

“人间袅袅炊烟起,鸡鸣犬吠和其中。”坐在沙发上,一股浓郁又熟悉的味道从窗口传来。“快看那边窜条村,也开始做饭啦”,站在窗口的老妈扒着手里的韭菜说。

当初家里买房的时候,特意选了城中最靠山的地方。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,小时候家里的电器很少,做饭都是用炉子。最开始用的土炉子是家人自己搭的,用四块砖铺在四个方向,抹上一层土,搭到第二层的时候,放上钢筋,然后继续搭,直到高度合适,最后再用土抹匀,装成一个圆形的式样,之后就能在里面放柴火烧饭了。

那时候用炉子做出来的饭都有一股天然的木炭味儿,一到下午,村里的人家都开始争相点火做饭,都想拔个头筹做个早饭,一缕

缕的炊烟扭在一起盘旋着向天空潜入,各家各户做的饭味儿也都交融在一起。这会儿,村里门户养的小狗小猫大多都被小主人拉出去遛弯儿,等我玩累了,就被老妈喊着回家吃饭了。

后来上高中的时候,家里条件稍好些了,我考去了县城里读书,爸妈就商量着在城里买了房子,小区里都是用的天然气做饭,又或者家里有个电磁炉。“快来吃韭菜盒子,饭好了,赶紧洗手。”老妈手里端着热乎乎的韭菜盒子一边倒醋一边喊我。“来啦!”我坐在桌前,拿了一小份,蘸着醋和辣椒,咬了一口,冒着的热气冲上了屋顶,里面的韭菜和鸡蛋都泄出来了,老妈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,我正吃着,老妈尝了一口说道:“可惜不是用炉子

煎出来的,火候还是不够啊。”

以前在姥姥家吃的韭菜盒子味道特别爽口,她家的炉子是在外面的,我们几个那时候就站在锅的旁边,什么调料都不用,再配上从井里挑回来的水,香甜可口,回味无穷。

晚饭过后,和老妈搬了一个小凳子,坐在家里的阳台前,望着对面的“窜条村”,和她回忆着小时候。抬头看看星星,时不时能听到对面村子里传来的几声夜莺叫唤,一阵风吃过,好像又回到了当初我们一家坐在家门口的香椿树下的日子,偶尔还有一两缕遗漏的炊烟流出来,估计是哪家的人工作回来迟了吧。

炊烟与我们渐行渐远,但那些与炊烟有关的故事依旧会由我们口耳相传下去。

天籁之音

□南京 徐廷华

我的居室之外,沿河的一排排垂柳,又披上淡绿的轻纱。每天晨曦初露,我都会在满耳啁啾中醒来,鸟声顺着窗外的翠柳流进阳台,流进床前,盈于耳畔。隔窗望去,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,在密密的柳枝树叶间忽隐忽现,从我窗前一闪而过,那绚丽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,美丽极了。不由然想起唐代诗人王摩诘“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”的诗句。

其实,鸟鸣的声音最美的是距我家不远的一处公园。我每天清晨散步时,总能看到一群爱鸟者,他们大多是退休的老人,或骑车或步行,手提鸟笼来到公园一角,这里似乎是专属鸟儿的世界,各式鸟笼,各种鸟儿在这里大聚会。鸟主人将鸟笼或挂于树丫上,或放置栏杆的平台上,更多的是吊在他们事先拉起的一根根绳索上。笼子里的鸟在鸟笼

里蹦蹦跳跳,各鸣其调,各唱其歌,各显山水。

有的短促,有的悠长,有的圆润,有的清脆,有的婉丽,有的激越,你呼我应,百鸟啭鸣。我散步路过总要驻足好长一段时间观望,静静站立,静静倾听,有的鸟我认识,能叫出名字,大部分却叫不出名字。因常去,和鸟主人有点脸熟,不时会请教他们一二,总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鸟的知识。

鸟儿也是有灵性的。在公园林间自由飞翔的鸟,闻其友声,会从空中盘旋而下,呼呼地扑拉着翅膀停歇附近的枝头,或高枝,或低枝,加入合唱的乐队,高一阵,低一阵,无忧无虑,尽情地吱喳喳欢叫不止。这是一场未经彩排的天籁之音,那一刻,我只恨自己没一对“渊博”的耳朵,听不懂鸟语,也辨别不出那一种叫声属于哪一种

舌尖上的春天

□陕西渭南 齐帅

那天,天气清朗,和母亲一起去拾菜。回到家,母亲把荠菜淘洗干净,给孩子包了一顿饺子。

饺子刚一端上来,女儿就嚷着:“奶奶,今天的饺子是用花花菜(荠菜的别称)包的,那里面肯定有很多的花。我要吃十个,不,二十个。”女儿开心地嚷着。恍惚间,循着女儿稚嫩的声音,我的记忆竟不知不觉飘散到了许多年前……

那时候的春季,奶奶定会带着我去田野里拾菜。我自然是帮不了什么忙的,大多数时候,都是在地里胡闹:一会儿逮西瓜虫,一会儿折地畔上的小蓝花,一会儿又扯一根草叶去戳弄小蚂蚁……

奶奶也从不恼我。回来后,奶奶忙着择菜包饺子,我却乐地围着她拍手唱道:“花花菜包饺子,我和奶奶对碗吃,奶奶一嘴吃一个,我一嘴吃十个。”“好好好,我娃爱吃多少就吃多少,这花花菜饺子都是我娃的,谁都不让吃。”奶奶一脸宠溺地眯缝着眼睛,满脸笑意地跟我说。

有时候,奶奶还会把嫩生生的白蒿芽摘洗干净,拌上面粉在蒸笼里蒸一下,然后翻倒在盆子里。一瞬间,整个屋子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白蒿芽特有的清苦淡香,再放上葱花、蒜苗、辣子面、花椒粉,用热油浇上去,只听得“滋啦”一声响,那

香味就调皮地直往舌头上钻。我的口水在那一刻简直快要决堤了,奶奶轻巧地把盆里的白蒿麦饭搅拌均匀,就可以开吃了。“最大的碗,给我的小馋猫。”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小脑袋。

通常,奶奶还会留出一部分白蒿芽,把它们放在大茶壶里,用开水当头泼下,不一会儿就成了一壶黄褐色的白蒿茶。奶奶说:“春日里,多喝点白蒿茶,养肝明目,对肝脏好。”可我们总嫌白蒿茶有一股子淡淡的药味,不肯多喝。于是,奶奶就会往里面加上一些白糖,那清苦的药味一下子就变淡了。

因此,荠菜、白蒿就是小时候我用味觉记住的春天模样。

“这荠菜、白蒿,就像天资平庸的孩子,就做自己,不必艳羡他人,只管努力勤奋。”

奶奶的话给了成长中的我巨大的鼓舞。

如今,又到了春来枕星河,绿意生四野的时节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与奶奶、与野菜有关的往事。眼前,母亲与女儿正在重复着我与奶奶曾经的小美好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在春天慷慨的馈赠里,在长辈温暖的宠爱里,人们总喜欢用味觉记住春天的模样,因为春天有时就长在人们的舌尖上。

发自心灵的电波

□山东龙口 张忠辉

每逢节假日,朋友间经常相互发微信表达祝福。现在的手机功能特别发达,不想自己写可以直接转发,如果发给多人还可以群发。

然而,微信的便捷也容易导致祝福的泛滥和廉价。想想看,一年到头我们要经过多少个节日,哪个节日都收到微信祝福,来而不往非礼也,收到祝了岂能不回?偏偏我

又是个认真的人,不想随便转发条微信应付了事,经常是绞尽脑汁追求“原创”微信,到头来把自己搞得很累。最累的莫过于春节了,远方的亲朋好友、帮助过的领导和同事,都得趁机通过微信表达一下感恩与祝福,生怕漏了哪位“大人物”,显得生疏和不活络。最“麻烦”的是圣诞节,这一个节顶两个,头天平安夜,第二天圣诞,有个闲来无事的朋友一天发一次祝福,真够晕的!最搞笑的是三八节,微信祝福也能惠及到大老爷们,理由是咱的爱人一定是妇女,唉,连三八节都不放过!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六一,咱早就由“儿童”升级到“父亲”了,可人家说了:祝福送给曾经是儿童的你……这下子谁也躲不过了。

可是有多少人在发送祝福时关注到祝福内容呢,大多数关心的重点是需要发给谁,又有多少人能够安静下来,为对方写下几句饱含

真情实意的话语?手机里舍不得删掉的微信内容越来越少。转发祝福方便快捷,却让祝福沦为二手祝福。

是人们之间沟通的障碍越来越多,还是沟通所承载的目的越来越多,抑或是我们早已忘记沟通和祝福的本真?

晚上偶然看到《庄子·列御寇第三十二》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小夫知之,不离苞苴竿牍。敝精神乎蹇浅,而欲兼济道物,太一行虚。若是者,迷惑于宇宙,行累不知太初。”意思是说:平常人运用心智,离不开赠送礼物、修书简问候这类事情,在短浅小事上弄得精神疲惫,竟然要兼济天下,启导万物,合于太一虚空之道,像这样的人,对宇宙的现象是迷惑的,形体劳累,因而是不懂得大道的。

最后一句更是发人深省:“悲哉乎!汝为知在毫毛,而不知大宁。”是啊,很多时候,我们的心理运用在毫毛般的小事上,而不懂得虚静安宁的大道。

这才恍然大悟,自己实乃一平凡“小夫”,总是拘泥于这类短浅的小事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以后我要试着和微信祝福“决裂”,向二手祝福说“不”,我要从心里真诚地祝福朋友,如果心有灵犀,他们一定能收到我发自心灵的电波。

青石街

745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NEW SUPPLEMENT